

#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农民工迁移行为

赵璐璐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视角来研究农民工的迁移和流动行为运用地比较成熟, 它对农民工迁移者迁移信息的收集、迁移决策的作出、迁移过程的顺利进行以及在城市的现代化背景环境下的生存乃至发展都有着较好的解释与运用。本文在关于农民工迁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下, 回顾了有关于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 试图解释社会网络在农民工迁移过程中发挥着一系列持续、稳定、有效的作用。通过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迁移前的支持作用分析以及农民工迁移后社会网络的主动建构两个主要部分来说明社会网络之于农民工迁移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农民工迁移; 移民; 农民工流动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2010)06-0124-05

西方各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总是与较大规模的城乡—乡城的人口流动(劳动力转移)结合在一起的。新中国建立后, 形成了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它严格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在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根本不存在“农民工”这一名词乃至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 由此打破了城乡之间形成的长期壁垒。同时, 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对大量劳动力的现实需求, 一系列改革新政引发的城乡经济发展以及由其引发的城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逐渐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或转移的趋势。

这一现实背景不仅引起了国家与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我国学者也分别从各个角度对“民工潮”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宏观角度来审视农民工流动的发生机制、流动的原因以及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对策方面, 即将农民工转化为被动、待研究群体, 从城市管理和人口控制角度来展开。但是, 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已经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乡城流动者选择了长期居住在曾经完全陌生、现在赖以生存和安身立命的城市, 成为迁移者或移民, 以往的“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模式已然变成了主要是“离土又离乡”的

异地转移模式。这一异地转移模式就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的迁移而逐渐形成的。

之所以将焦点放在农民工“迁移”而非“流动”, 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迁移”是与“永久性移动”、“定居人口”有着内在关联。《大美百科全书》指出: “广义而言, 人类的迁移是指个人或一群人穿越相当的距离而作的永久性移动。”<sup>[1]</sup>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2001—2006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1.3%, 我们按照这个数据计算, 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 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 中国城市将新增3亿人口, 其中约有2亿农民工及其子女生活在城市当中。<sup>[2]</sup> 他们将从农村迁移至城市, 是城市的定居者而非暂居者。同时,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数量已超过1亿人。<sup>[3]</sup> 他们对于城市的态度明显不同于他们的农民工父辈或第一代农民工, 王春光在温州、杭州和深圳的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把外出务工经商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 其外出动机或目的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点。<sup>[4]</sup> 另外, 豆小红认为“……, 尽管新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阻力重重, 且作为个人存在着重返农村的可能, 但其作为一个整体已不可能再回归农村。事实上, 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将在城市长期生存

收稿日期: 2009-10-23

作者简介: 赵璐璐,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应用社会学。

下去并向市民转变,……”。<sup>[9]</sup>

在中国人的熟人社会里,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迁移行为从来就不是完全的个人的行为,它离不开所居住城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更离不开迁移者在家乡已然建构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和文化知识结构。迁移的过程,即前期——迁移者收集有关迁移地的相关资源与信息,以便迁移决策的做出;中期——离开前居住地奔赴迁移地,乃至学习在迁移地的生存;后期——逐渐适应迁移地的一系列文化积淀、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与政治控制思维。那么,前期的信息如何收集、中期的如何安全无忧地奔赴、后期如何适应,这都与迁移者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密切相关。

迁移者从原有的居住地迁移至新的居住地,穿越了一定的距离并在新的迁移地长久地居住下来,就是移民。移民包涵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它指的是某一个人或人群,另一方面指的是一种迁移行为或一种社会迁移现象。<sup>[9]</sup>从微观角度研究移民,关注的焦点在于移民的个人素质、心理、民族、婚姻以及家庭等因素的影响;从宏观角度研究移民现象,研究的重点放在移民这一过程受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早期的移民研究,主要都是集中在宏观层面,站在移居地的强势角度来研究移民对移居地的各种影响,而忽略了将移民或迁移者作为主动的适应者、融入者或建构者,来全新地探究迁移者关于迁移这一行为主动地利用原有居住地的社会网络、同时又主动地建构新的居住地的社会关系。今天,研究移民行为的理论随着对移民现象研究的深入,以社会网络的视角对迁移者的迁移行为的分析已然发展的比较成熟,并且成为广泛受到重视的研究视角。本文试图切入社会网络的视角,结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于2009年初的一次关于“80后”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城市居住连续超过一年的青年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调研分析结果,来分析农民工迁移过程中如何利用社会网络为自身迁移行为排除障碍因素,以此彰显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

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在我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时代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他们以前的社会网络对于其在城市就业和求职意愿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割断了与乡土社会的空间联系后,他们建构的社会网络又产生了什么作用?这种社会网络能否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社会资本,帮助他们从中汲取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并支持他们的城市适应历程?

## 一、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理论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它基于社会结构基础而建构起来,是社会学者分析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分析方法和技术。所谓社会网络是指社会个体成员、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因为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其关注的是人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网络总是以特定个人自我为中心向外延伸”。<sup>[7]</sup>社会网络是西方社

会学理论中比较流行的工具概念,最早由英国著名人类学家R.布朗提出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构建“社会结构”概念,着眼探讨社会生活中的“网络结构”,各种网络概念(如中心性、密度、结构平衡性、结构均衡性等)纷至沓来,“社会网络”逐渐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都有了广泛的应用。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社会网络的实质就是一种社会资本,是社会个体成员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通过这种网络发挥社会动员能力,从而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即,社会网络当被作为工具应用到社会成员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行动时,社会网络的作用(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社会收益)即发挥了社会资本的功能。但是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毕竟是两个概念,社会资本拥有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范畴,即囊括性与灵活性。社会资本大至宏观层面,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构筑庞大国家机器的利益,中至中观的群体利益取向,小至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为实现共同目标而采取的共同行动。不同于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概念,其焦点主要关注的是中观甚至更多的是微观层面的个体之间网络结构的建构。

尽管学术界关于社会网络的概念界定有诸多不同,但是人们对于社会网络的一些重要观点和理论基础,是基本相同的。笔者认为,关于社会网络的重要观点主要有:

- 1.个人可以看成是点,个人与个人或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可以看成是线,点与线的连接结构和动态变化形成社会网络,每一个个体或群体的社会网络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并以自我为出发点向外延伸的。
- 2.行动者及其行动是紧密相连的,而不是独立自主的实体。
- 3.社会网络的结构与环境影响或制约个体行动,社会结构或社会环境决定着二元关系的运作。
- 4.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信息交流和资源流动的渠道,在传递信息、实现流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5.社会网络的嵌入性:社会网络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当中,并且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

自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的经典论著问世以来,社会网络对于人们的职业资源配置、移民的社会适应程度等方面的作用一直成为社会学讨论的热点。任何个人都具有与外界一定的“社会关系”(Relationship)与“联结”(Tie),都镶嵌于一个由多种关系联结交织成的多重、复杂、交叉重叠的社会网络之中。在这其中,关系是因,联结是果,有关系就有联结,各种各样的关系与联结搭建了社会网络的基本构架。社会网络之所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是因为社会网络与个人的资源获取、发展成长紧密相关。个人的成长发展需要资源,而个人与个人之间是资源依赖的,它与网络中其它行为者之间通过各种特征的关系进行联结,不同形式的资源则通过这些联结在网络中的组织与个体之间流动,这种联结为组织与个体的发展提供“养份”——资源。从而可以说,资源获取的渠道来自于一个社会网络,社

会网络提供了分析个人发展成长及其资源获取的重要思路。

本文的社会网络分析思路,主要选择的是个人与个人关系的角度,试图以社会网络的理论和视角来分析农民工的迁移行为,有助于审视在迁移前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其迁移信息的收集、迁移决策的作出等方面的支持作用,以及在迁移后农民工通过建构全新的社会网络从而自觉适应和融入新居住地的策略选择作用。

## 二、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迁移前的支持作用分析

前面谈到,通过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将迁移者个体从迁移信息的收集、迁移决策的作出到迁移后的初步适应和生存发展的整个迁移过程进行分析和探讨。要用农民工的迁移行为进行分析,首先就要界定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内涵,结合农民工迁移过程和社会互动的角度,可以将其定义为,农民工在乡土社会的乡村结构环境中收集迁移信息、作出迁移决策、进行迁移行为、在城市初步生存乃至适应、发展的过程中所运用的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社会互动关系和社会资本的总和。

一方面,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在其迁移前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量有关国内移民和跨国移民的研究都表明:移民过程是通过亲属网络和社会网络来策划安排的。”<sup>③</sup>在我国,乡土社会特别重视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这种对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重视,影响着农业人口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并逐渐成为一种固有的“习性”或“惯性”。无论遇到家长里短,或是遇到重大事件的变故,农业人口对基于亲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性程度是比较深的。乡村里第一个农业人口<sup>④</sup>外出到城市打工,相对没有较为丰富的社会网络作为支持,在一段可能艰辛也可能顺利的打工经历过后,他(她)会返乡。返乡的这一信息在“鸡犬相闻”的乡土社会中传播得尤为迅速。单个人打工的收入可能抵得过全家全年的收入所得,那么第一个外出打工者便成为城市劳动力需求旺盛这一市场信息的传递者,其打工的城市、行业、职业、居住情况、收入情况等便于迁移、移居的信息就传播到了以该位打工者为核心的家乡社会网络的各个成员那里。而对于他(她)家乡的亲戚朋友来讲,如果有着同样的流动意愿、想进入相同或类似的行业,就可以通过第一位外出打工者的关系从而在迁移途径、迁移决策、迁移信息等方面得到帮助。

现代社会的信发展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传递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的信传递往往只是需要一根电缆、一个信收发装置就可以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信资源。但是那些更加切合农民切身利益(打工信息、行业进入、职业意愿)的信,他们可以选择的信来源依然是根据自身的社会网络所连接的亲属、朋友等亲缘、地缘关系。根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于2009年初的一次关于“80后”农民工的社会调查,访问“80后”农民工关于“您是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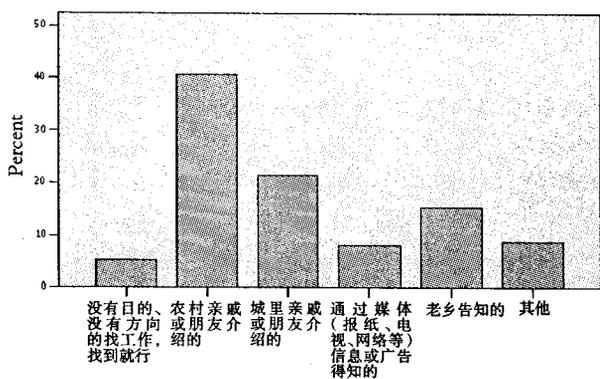


图1 打工信息获得途径调查

什么途径获得打工信息的?”的回答,其中有40.8%的被访者选择是“农村亲戚或朋友介绍的”,有15.5%的被访者选择“由老乡告知的”,两者合计有56.3%(见图1)。这与李培林在山东济南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流动的调查结果一致。<sup>⑤</sup>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具体的访谈材料中,看出农民工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网络对其迁移前的种种影响与作用。一位现在无锡一家小型灯具厂打工,有2年打工经历的20岁女孩小琴(化名),谈到她为何会选择到无锡打工:“……后来我又去省会南京打工,在一些小的饭店里洗洗盘子之类的,以为日子会好过些,可是仅房租的开销就很大一笔,终究是人不敷出,只得又一次灰头土脸地回家了。……”

小琴从“一所名声极不好的电视大学读了三年中专”毕业之后,与几个同学“没有头绪地”来到南京打工,但是因为经济等现实原因,没有在南京落脚,实现逐步向城市过渡的第一步,后来:

……,我的一个堂姐从无锡回来过年,倒给我这快要走进死胡同的生活带来了转机。她比我大一岁,生活轨迹却和我相差无几,也都是读书没读出头就进城打工,不同的是她在无锡一家小型的灯具厂已经工作了一年半,比我稳定得多。她说那家厂还缺人,而且问我愿不愿意去,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她也才工作了一年,钱拿到1600了呢,而且工作也不像我以前那样洗盘子那样累人,……,堂姐说在附近还能租到400块一月的便宜房子,……

此时,小琴选择的是自己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即堂姐的信息来源。堂姐给小琴带来的是一下几方面的消息:收入情况、该工作稳定情况、灯具厂招聘人员的消息、工作辛苦程度、居住情况。这是一个迁移者在迁移之前,获得的迁移目的地的重要信资源,这些信的收集对于迁移者迁移决策的作出,起着重要的作用。

## 三、农民工迁移后社会网络的建构

在农民工到达迁移地,开始逐步在城市中生存乃至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这就涉及到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迁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的作用,即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影响着

他们在城市新环境下的适应策略以及适应模式。此时的社会网络不同于乡土社会中形成的社会网络,它可能包含了乡土社会的社会网(如在同一城市打工居住的亲戚或朋友等),但更涵盖了一种全新的在农民工迁移后在城市当中建构的社会网络。

农民工经过迁移后,相对淡化了以往乡土社会中的血缘、亲缘等“亲缘社会网络”,同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会相对强化以业缘、地缘为主的“业缘社会网络”。一般的,移民从旧居住地迁移到新居住地,体会和感受着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给自己带来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面对新环境中的各种障碍,他们会采取各种策略,通过调整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达到适应城市乃至进一步发展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迁移至城市的农民工会建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网络,以建构现代社会开放型社会网络为适应策略,从而发挥强有力的网络支持作用。一方面,这种网络是以往乡土社会中的社会网络的延伸,“正像他们曾把血缘、地缘关系带入到乡镇企业一样,他们也将这种关系网络扩展到城市当中。”这种扩展的社会关系对于初期进入城市、感受现代化城市与相对落后农村的巨大落差的冲击的农民工们,无疑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王春光的《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一书中,关于温州人如何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以及如何突破自身和周围社会环境的障碍,着重分析了由族亲、朋友和乡邻关系为节点编制而成的社会网络在巴黎的外国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中产生的作用。温州人通过关系网络采取合法和非法的途径,使自己的亲朋进入法国的异域领土,在巴黎形成了一个温州人的社交圈子。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又是温州移民在巴黎立足、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资源。另一方面,迁移的农民工并不只是把以往的社会网络简单复制到城市社区当中,他们日常生活结识的邻居或近邻、工作中结识的同事或业务伙伴、休闲场所或偶然机遇结识的朋友,都可以是他们建构或扩充自己社会网络的重要资源来源。因此,在农民工迁入目的地社区后,他们在工作或休闲场所结识的那些熟人或朋友就可以提供一些其他网络成员所无法提供的关于潜在就业信息的信息以及未来可能的新目的地,这种网络能够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支援。另外,很多研究也表明,迁移至城市的新质农民工,抱着扎根于城市的最终梦想,相对主动地与城市居民交往和接触,在建构自己的城市社会网络方面占据着主观能动性。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当中有21.2%的人与周围的当地人经常有交往,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主动展开交往的。虽然这个数据较小,但是它毕竟代表了一种新趋势。<sup>[9]</sup>

社会网络的理论分析起点是行动,通过行动建构网络,网络再进一步影响行动。迁移后的农民工通过日常的社会交往行动建构和扩展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信息传递系统为在新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农民提供网络支持。一位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现在北京一家私人印刷厂工作的23岁女孩小娜(化名),至今

仍对以前自己做过保姆工作的男主人一家心存感激:

我一开始在他家做保姆,他家有上高三、马上要高考的女儿,……,我和他们一家处得挺开心的。因为我也知道只有我好好在他们家做,把他家女儿服侍好了,我才能干下去,所以有些事情我都做的妥妥当当的,主动一点、勤快一点还是好的,有时候他们家来客人,我也跟人家聊一聊,开了好多眼界,……

后来,他家女儿考上大学了,我也就面临失业、没有混饭的碗了。我就问男主人,他能不能帮我想办法,后来他跟我说,他有个朋友在四环那边开了个小印刷厂,正是招人的时候,要是我想去,可以让他打招呼安排进去,并且是那种比较闲的文员工作。忙的时候到生产线上打打下手,平时就是记记产量什么的,我很高兴,就去了,一直干到现在,……,真是感谢他们啊,好人!

小娜利用做保姆工作的条件,主动展开与男主人一家、甚至是男主人的亲戚或朋友的社会交往,积累了社会网络形成的资源,并逐步扩展这种社会网络。在结束保姆工作、即将面临失业的小娜,主动利用与男主人的社会交往关系,为自己成功的谋得了一份稳定、相对较轻的工作。这一个案比较详细的展现了农民工迁移后主动建构与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的全过程。

#### 四、结语

在学术界,运用社会网络的视角或理论来分析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与职业流动不在少数。近年来国内针对流动农民工群体对于城市的适应和融合问题也展开了实证性研究和理论探讨。但是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大多数集中于农民工的流动,即一种虽然跨越了一定的空间距离,但是在城市的短暂停留,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最终想法。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同样也存在着以上两种作用,但是这样作用是短暂的和不稳定的。随着流动农民工结束一种临时性的工作、讨薪水回家后,乡土社会的社会网络不能对他(她)的前一份职业、前一种工作意愿提供持续的信息支持,而且他(她)短暂城市就业经历的结束,也不能对其家乡的亲戚或朋友提供有效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在城市临时、短暂的就业经历,虽然能在城市建构或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但是这种社会网也是不稳定的。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由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分离,交通、通讯的高速发展等原因,人们的社会交往早已超越了地域界限而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开放状态。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只是城市居民社会网络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的日常互动还包括大量的朋友、同事、同学和制度内关系等。根据社会学的定义,社会网络不仅包括那些直接的人际交往,还包括那些间接的人际交往,这就使现代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具有了非常强的放射性。正是由于城市社会网络的发散和放射性,社会成员之间的经常互动才是加强双方社会联系、牢固彼此的社会个人支持,才能保持城市社会网络的相对稳定性。一旦疏于交流与联系,社会网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就

消失了。

本文首先展现了关于农民工迁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其次回顾了有关于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认为社会网络在农民工迁移过程中, 其对其迁移前迁移信息的收

集、迁移决策的做出,迁移过程中可能的支持作用以及在迁移后农民工建构并扩展社会网络使之成为自己适应城市的适应策略和模式。这一作用与其对流动的农民工相比,更具有持续、稳定、有效的作用和影响。

#### 注释:

①用“第一个农业人口”只是一种便于说明农民工迁移的过程叙述,一种借用“理想类型”方法来简明阐述最初的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打拼的农业人口。通过最初的迁移者或流动者传递的信息,乡土社会中的人们能够接受来自“第一个农业人口”关于迁移信息的传达,从而为以后的迁移者收集迁移信息、做出迁移决策提供契机。

②“进入济南市的流动民工,其迁入所以依赖的信息,32.8%的人来源于在本市打工的亲戚或朋友,……,12.5%的人来源于本村居住的亲戚或朋友,……”,两者合计达 45.3%,占了总数的一般左右。见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4)。

#### 参考文献:

- [1]大美百科全书:第 19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1994:61.
- [2]简新华. 中国农民工最新情况调研报告[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6).
- [3]中国农民工数量 2.3 亿[EB/OL]. [2008-11-21]http://www.mingong123.com/news/13/200811/e0662ce6a21a2a9f.html.
- [4]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3).
- [5]豆小红. “新质农民工”的市民化与制度性机会[J]. 青年研究, 2006(3).
- [6]陈孔立. 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2).
- [7]单菁菁.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变迁[J]. 城市问题, 2007(4).
- [8][美]塔玛·戴安娜·威尔森. 弱关系、强关系:墨西哥移民中的网络原则[J]. 赵延东, 译. 思想战线, 2005(1).
- [9]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3).